

編號：91

灞橋餞別¹

馬致遠

【步步嬌】您將那一曲陽關²休輕放³，俺⁴咫尺如天樣⁵，慢慢的捧玉觴⁶。朕本意待尊前⁷捱些時光，且休問劣了宮商⁸，您則與我半句兒俄延⁹着唱。

【殿前歡】則甚麼留下舞衣裳，被西風吹散舊時香¹⁰。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，猛到椒房¹¹，那一會想菱花鏡裏妝，風流相，兜的¹²又橫心上。看今日昭君出塞，幾時似蘇武還鄉¹³？

【七弟兄】說甚麼大王，不當¹⁴，戀王嬙，兀良¹⁵，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！那堪這散風雪旌節影悠揚，動關山鼓角聲悲壯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馬致遠（約公元 1250 – 1321 前後），號東籬，元代戲曲家、散曲家，大都（今北京市）人，曾任浙江省提舉（省務官）。在大都曾參加小說、戲曲作者與藝人共同組織的團體——元貞書會，晚年隱居田園，過着「紅塵不向門前惹」的恬淡生活。

馬致遠一生從事雜劇（元代戲劇劇種）創作，負有盛名，與關漢卿、鄭光祖、白樸合稱「元曲四大家」，曾寫過雜劇十三種，現傳七種，劇作思想內容頗複雜，有歷史劇如《漢宮秋》；也有宗教劇如《岳陽樓》等。馬致遠又是傑出散曲作家，傳世有《東籬樂府》收有散曲約共一百二十六首。

馬致遠作品文詞清新，典雅雋永，在戲曲史上地位極高，明代曲評家賈仲明《凌波仙》吊詞譽之為「曲狀元」，朱權《太和正音譜》評賞馬氏「若神鳳飛鳴於九霄」，且「宜列群英之上」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《灞橋餞別》三支曲【步步嬌】、【殿前歡】、【七弟兄】，選自馬致遠著名歷史劇《漢宮秋》（全名《破幽夢孤雁漢宮秋》）第三折。《漢宮秋》劇情寫漢代王昭君故事，漢元帝令毛延壽選宮女，王昭君不肯向毛延壽行賄，被點破圖像，落選且打入冷宮。後元帝發現昭君美貌，納為妃，毛延壽逃入匈

奴，挑撥單于強索昭君。滿朝文武既畏敵如虎，元帝忍痛讓昭君出塞，親到灞橋送別，至邊境，昭君投河自盡，元帝歸來夢見昭君逃返，纏綿中驚醒，但聞長空過雁哀鳴，悵悵不已。本劇重點在寫愛情，或隱含諷世之意；昭君之愛國思鄉情感，真摯感人，全劇曲詞流暢，哀感頑艷。第三折寫送別，《灞橋餞別》三曲即劇中漢元帝在送別時哀怨不捨所唱。

三、注釋

1. 灞橋：位於西安東十多公里處的灞河上，是古代東出長安必經之地。古人送別每於此地，故用「灞橋餞別」四字概括此段戲劇。
2. 一曲陽關：王維《送元二使安西》詩句云：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後人因之譜作送別曲《陽關三疊》。
3. 休輕放：放歌，高歌，不要縱聲而歌。
4. 俺：北方方言，即第一人稱「我」之意。
5. 咫尺如天樣：很近，如天高闊遠樣子。
6. 玉觴：玉酒杯。
7. 尊前：尊，酒器，即「樽」、「罇」；在酒樽前。
8. 劣了宮商：音調不協的意思。宮商，中國古代五聲音階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」的簡稱，借代音樂。
9. 俄延：拖延、耽擱，也作延俄。
10. 西風吹散舊時香：元代詩人元淮《昭君出塞》詩：「西風吹散舊時香」，詩題下自注「馬智遠詞」，馬智遠即馬致遠，大蓋是元淮看了《漢宮秋》有感而作。
11. 椒房：皇后居住的地方，據說用香椒塗牆，故名曰椒房。
12. 兜的：即「陡的」，突然、猛然之意，語助詞。
13. 蘇武還鄉：漢朝蘇武出使匈奴，匈奴逼他投降，蘇武始終不屈，遂被禁錮十九年，後終還鄉。
14. 不當：不恰當。不應當。
15. 兀良：用作襯字或引起話頭，無實義，置於句首有加強語氣或指示方向作用；置句中，則起調節作用；或用以表示驚訝，如今人之「啊呀」。有一說：兀良是蒙古語譯音「天哪」、「我的乖乖」之類驚詫詞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《灞橋餞別》輯自《漢宮春》第三折，第三折原有十二支曲，此三支曲都是漢元帝所唱（基於元雜劇體制，每一折中，皆某一角色獨唱到底，故第三折十二支曲全皆漢元帝所唱），着重表現漢元帝被迫離別王昭君時的痛苦心情。

【步步嬌】曲詞前有一段賓白科介（劇中的動作對白）：「（做下馬科）（與旦打悲科）（駕云）左右慢慢唱者，我與明妃餞一杯酒（唱）」，元帝下

馬，與昭君都表現得很悲慟，並與昭君餞酒，後即唱出此曲。「您將那一曲陽關休輕放，俺咫尺如天樣，慢慢的捧玉觴」三句，《陽關三疊》曲雖始於唐代王維，但戲劇情節用語可超越實際時序先後，漢代故事用唐人曲故，亦不為病；「咫尺如天樣」即近在咫尺但卻如天高之闊遠的樣子。接着「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時光，且休問劣了宮商，您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」三句，寫離別之苦，六朝江淹《別賦》有名句云「黯然銷魂者，唯別而已矣」，離別既令人黯然銷魂，古今不少文學經典都有寫離別的片段，此處比之，特色在突出了對離人欲「延長別離時刻」，元帝勸昭君的餞別酒，囑咐要「慢慢的捧玉觴」，又道「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時光」和「你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」，「慢慢的」、「捱些時光」、「俄延着唱」都是強調元帝內心不欲捨、不欲離的情感；又，從來歌唱協宮商、不走調，是很重要的，但為了要令彼此相處的時間拖長一些，元帝寧願撫琵琶而歌的昭君「劣了宮商」，也要把歌唱得慢些，不捨之情可見何其深。

【殿前歡】曲詞前有一段科介賓白，昭君留下舞衣予元帝留念（漢家衣服），故此元帝唱「則甚麼留下舞衣裳，被西風吹散舊時香」，因發出人已去，則「留下舞衣裳」又何用的嘆喟，「被西風吹散舊時香」首字是襯字，後七字句被元代元維套用作所撰《昭君出塞》詩首句，此句之佳，在於以舞衣被吹散舊香，隱喻與所愛之人被迫離散，承接留衣記念情節而起波瀾。接下來，「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，猛到椒房，那一會想菱花鏡裏妝，風流相，兜的又橫心上」數句曲詞，更由此眼前物而想像到未來，即昭君去後的日子，從此心怕自己乘坐的宮車，駛過通往後宮的青苔巷，宮中車巷長滿青苔當然是藝術想像，昭君人去後，元帝亦懶再到後宮，故車巷也會長滿青苔；椒房本是皇后所居，曲中用以借代後宮。但元帝的想像並未就此停下，他還想到若然入到後宮昭君昔日居處，看到她昔日所用的菱花形的鏡子，她照鏡上妝的端好嫵媚樣子，突然又浮現在心頭，那將會是何等的難受呢！這一段想像是【殿前歡】曲最大的特色，人尚在眼前已想到人去後的情景，從今怕到的心情，進而想到攬物思人的悽楚，以反襯目前分別之艱難痛苦。末二句云「看今日昭君出塞，幾時似蘇武還鄉」，將「昭君出塞」與「蘇武還鄉」對舉，蘇武之能回國令人欣慰，但對昭君之幾時能回來，卻是懸疑，令人惆悵不已。

【七弟兄】曲前昭君正行遠，戲劇賓白是尚書對元帝加勸，元帝對自己身為一國之君，卻不能留住昭君而惱恨不已，尤其是當他看見昭君臨去回頭而望，因唱「說甚麼大王，不當，戀王嬙，兀良，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！」此際元帝的悲情漸升至高潮，自慚身為君王。「那堪這散風雪旌節影悠揚，動關山鼓角聲悲壯」二句，寫眼前景，風雪中旌旗節仗的影子晃動，鼓音號角在發出悲壯的音聲，與元帝心中的感情波動應合；此二句本化自杜甫《閣夜》詩句「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」，二句之佳，上句是耳所聽到的，下句是眼睛所見到的，馬致遠句襲取了杜甫寫夔州的詩句，轉寫長安灞橋餞別之景，情景交融，文學技巧極高。

元雜劇本供搬演，配以北曲，今樂譜雖不存，但因曲詞是韻文，故仍具「音樂性」，有聲情之美。因其北曲性質，雜劇曲詞在押韻上是平仄通押，句子或多加插「襯字」輕聲快讀以歌唱。

【步步嬌】六句全押韻，依《中原音韻》屬「江陽」韻，雖「放、樣、唱」（仄聲）與「觴、光、商」（平聲）平仄不同，但在粵讀仍覺押韻。此曲情感主要是不捨之情，節奏、句調慢咽含哀，以渲染整體上的悲劇氣氛。明代孟稱舜編《酌江集》在所選《漢宮秋》的眉批說：「讀《漢宮秋》劇，真若孤雁橫空，林風蕭蕭，遠近相和。前惟白香山潯陽江頭《琵琶行》可相伯仲耳。」評價極高，蓋指此類情調。

【殿前歡】的押韻與【步步嬌】相似，「裳、香、巷、房、妝、相、上、鄉」平上去通押，每一韻與想像之辭應合，表現出想像層次感；尤其「怕宮車再過青苔巷」，到「猛到椒房」，再到「想菱花鏡裏妝」，想起「風流相」，然後一轉至眼前「看今日」二句，極盡思想感情的轉折。

【七弟兄】曲短，又帶數短語，開首語調短促帶出心情之亂，「說甚麼大王，不當，戀王嬙，兀良」，始道出「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」，語是傷心之極，末二句用景物聲音寫內心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且暗喻有關民族的哀嘆。